歷史與空間

陽台宮上憶先賢

■馬承鈞

初冬時節，伴着滿山紅葉，筆者赴河南濟源市「探古尋幽」。濟源地處豫西太行腹地，與山西接壤，因「濟水之源」得名，著名傳奇故事《愚公移山》、《女媧補天》就發祥於濟源王屋山。王屋山南麓有一個著名古跡陽台宮，始建於唐開元十五年（公元727年），創建者為唐玄宗敕批的道教宗師司馬承禎，它南臨滔滔黃河，北依巍巍王屋，風水不凡，遐邇馳名。

陽台宮道院於開元廿三年（735年）落成，為五樓三閣，取名陽台觀。唐玄宗曾親書「寥陽宮」匾額，並令其妹玉真公主進山拜師學道，朝野轟動，影響深遠。後陽台宮遭兵燹毀壞，歷朝按唐、宋遺風多次修葺。吾觀乎，陽台宮依山而建，佈局嚴謹，三進院落錯落有致，前有三清大殿，後有玉皇閣，旁列廊廡，西有道院，佔地約十畝，環境清幽氣象肅穆，為中原地區現存規模最大的明代木結構建築。殿中廊柱通身浮雕道教神話故事，形象優美，栩栩如生。殿內天井斗拱層疊，氣勢宏偉。殿後三簷三層琉璃玉皇閣高達20米，為河南省最高大的古閣。宮內尚存元、明、清碑碣十數通，與古柏蒼松相映，令人陡生懷古之幽情。

我最關注陽台宮創始人司馬承禎與詩仙李白的傳奇淵源，李白如今唯一存世的書法真跡《上陽台帖》，就是在陽台宮為司馬承禎的山水壁畫所題。

司馬承禎（647—735），法號道隱，河南溫縣人。他自幼篤學好道，無心仕途。終成一代道教宗師，又是一位詩、書、畫兼長的翰墨大家。道隱遍遊天下名山，晚年更隱居王屋山。先後與陳子昂、宋之問、李白、孟浩然、王維、賀知章等十位詩人結交，譽為「仙宗十友」。提起司馬承禎與李白的「忘年交」，尤其值得一書了。

唐朝是古代少有的「黃金期」，自詡「天生我材必有用」的李白當然滿懷希冀欲一展宏圖。公元727年，26歲的李白躊躇滿志「仗劍去國，辭親遠遊」。漫遊江陵（武漢）時，結識了83歲的司馬承禎。李白對這位曾被武則天、唐睿宗、唐玄宗三代天子請進皇宮講經的道教大家崇敬有加，他知道司馬承禎擅長繪畫，其創建的濟源陽台宮裡還有一幅他親筆繪製的名畫。兩位名士萍水相逢，雖相差五六十歲，卻有相見恨晚之感。李白當即吟出《大鵬遇希有鳥》一詩，以「大鵬」自詡，稱頌司馬承禎為「希有鳥」。司馬承禎見李白年輕有為文采飛揚，有一股「仙風道骨」，自是欣賞有加，可謂惺惺相惜矣！

與司馬大師的相識，使李白愈加「大鵬展翅恨天低」。經司馬承禎等人舉薦，李白高唱「仰天大笑出門去，我輩豈是蓬蒿人」的詩句，激情滿懷叩開了長安森嚴的宮門。可惜縱有經天緯地之才，卻難逃宮廷政治惡鬥的漩渦。公元744年，險遭楊貴妃和李林甫、楊國忠、高力士之流陷害的李白高呼「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，使我不得開心顏」憤然離開長安，開始其又一次寄情山水的漫遊。

就在這一年，李白在洛陽邂逅詩聖杜甫和高適，他決定去濟源王屋山拜訪恩師司馬承禎，兼遊陽台宮。三人遂結伴渡過黃河，來到王屋山，李白這才知道：自己崇敬的司馬大師早已於九年前長眠於陽台宮前的山坡了！他走近司馬墓前，想起當年與大師的相聚，不禁百感交集淚如湧泉。他走進陽台宮天尊殿，佇立在司馬承禎親繪的壁畫前久久凝思。但見此畫高一十六尺，長九十五尺，上有仙鶴、雲氣、山形、澗壑，氣象萬千仙氣繚繞。想起大師已駕鶴遠去，無緣再見，不禁睹畫思人、觸景生情，一首四言詩湧出心頭，遂揮筆題上壁畫：「山高水長，物象千萬。非有老筆，清壯何窮……十八日，上陽台，李太白」。

■陽台宮。 網上圖片

詩中「山高水長，物象千萬」，乃是讚歎壁畫描繪的王屋山壯麗雄奇萬千氣象，「非有老筆，清壯何窮」則是感歎司馬承禎老辣的畫筆也無法窮盡這壯美清幽的勝景。落款「十八日」，正是司馬承禎的祭日（司馬逝於六月十八日）。這是無意的巧合還是上帝的安排？我們無從得知了。當時同行的杜甫未留下作品，但後來杜甫在《憶昔行》等詩中對此也有記述。歲月無情，雖然陽台宮裡司馬承禎的壁畫和李白的題詩早已不見蹤影，所幸人們保存了拓本《上陽台帖》，歷經千年被精心流傳下來。

《上陽台帖》作為詩仙唯一留下來的書法真跡，特別珍貴，歷代視為稀世珍品。宋徽宗趙佶、清乾隆和嘉慶均在帖上寫下題跋並蓋有自己御印，趙孟堅、杜本、歐陽玄、王餘慶、危素、項元汴、梁清標等歷代名家也有題籤或私印，都想沾點詩仙的光芒。又多虧民國初年被大收藏家張伯駒重金收藏，才不至流失海外。

張伯駒（1898—1982），河南項城人，出身官宦世家，與張學良、溥侗、袁克文合稱「民國四公子」。他是集收藏鑒賞、書畫、詩詞和京劇研究於一身的文化奇人。年輕時起，張伯駒就以「不讓珍貴文物外流」為己任，動輒一擲萬金甚至變賣家產或借貸收藏古代墨寶，被譽為「天下第一藏」。他先後購得中國傳世最古墨跡西晉陸機《平復帖》、最古畫作隋展子虔《游春圖卷》及唐杜牧《張好好詩卷》、宋黃庭堅《諸上座帖》、趙佶《雪江歸棹圖卷》、元錢選《山居圖卷》等翰墨名跡，僅見諸其《叢碧書畫錄》的便有118件之多。為收藏《游春圖卷》，他竟由豪門巨富淪為債台高築，甚而遭歹徒綁架，他卻「寧死魔窟，決不許變賣家藏」，其收藏被傳為佳話，令人扼腕。

尤可貴者，張伯駒將斥巨資收藏的真跡視為全民族的文化遺產。解放後，張伯駒夫婦陸續將數十年收藏的歷代書畫墨寶無償獻給國家，成為故宮博物院和地方博物館鎮館之寶。1965年，張伯駒又將《百花圖》等30多件藏品捐給吉林省博物館。德藝雙馨的張伯駒先後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、國家文物局鑒定委員和吉林省博物館副館長、中央文史館館員等職。藝術大師劉海粟說：「他是當代文化高原上一座峻峰。他身上四種各具個性的姊妹藝術互相溝通，堪稱京華老名士，藝苑真學人！」

1955年底，張伯駒通過當時的中央統戰部部長徐冰，將自己珍藏多年的李白真跡《上陽台帖》進獻給酷愛書法的毛澤東，毛觀後愛不釋手，視為珍寶。1958年，毛澤東將其轉給了故宮博物院收藏，傳為佳話。

《上陽台》書帖作為李白唯一存世、詩書一體的墨寶，是中國書法史上的奇葩。李白的書法一如其詩篇一樣彰顯個性，豪放俊逸、儀態萬千，參差跌宕、奇趣無窮。雖僅25字，前人評價其為「白嘗作行書，字畫尤飄逸」、「筆勢遒利，鳳峙龍攀」。看來無論是詩筆抑或墨跡，李白筆端流溢的都是豪邁與灑脫，是一個偉大生命的悅動。

踏着吱吱作響的木樓，筆者登上屢遭焚燬屢次重建的陽台宮頂層。憑欄遠眺，黃河濤聲和山嵐自盛唐吹來，筆者不由扼腕感慨，心生敬畏。雖然司馬承禎的壁畫和李太白的手跡早已蕩然無存，但陽台宮因了李白和司馬承禎的「絕配」曾凸顯驚艷，王屋山也因了陽台宮的存在而變得更加博大雄渾，又因了張伯駒而使李白的真跡得以保存至今！啊，滄海桑田，大浪淘沙，逝去的是歷史煙雲時光流韻，留下的是千古不衰的人文光輝，我要在心底默默為先賢點上一炷心香。

遊蹤

香山聽蟬

■吳翼民

那年初秋去北京的一家出版社改稿，抽空去了趟香山。

香山著名的是紅葉，我去的時節金風不度，夏意尚濃，所以漫山遍野的樹葉仍固守着綠色，是深綠，作夏的最後燦爛。此不足憾，因為天下物事得失相倚，紅葉雖然好看，卻是秋意蕭瑟，令人於一片艷紅裡體味出莫可奈何的悲涼。「霜葉紅於二月花」，然而霜葉畢竟不是花，花開尚且是植物走向衰敗之發端，況乎葉？

香山正綠意葱蘢，綠意葱蘢才生機盎然，在諸多的生機中我一下判定蟬唱是領了銜的。

無論登臨古塔、漫步羅漢堂、瞻仰臥佛，還是信步園林、攀援山道，到處沉浸在蟬唱的交響樂中。大蟬嘈嘈，小蟬唧唧，最撩人的是俗名「夜思多」的，一詠三歎「夜思多——夜思多——」，便如癡男怨婦的聲聲吶喚。

我找一個僻靜濃蔭處坐定，細細品味把玩起那漫山遍野此起彼伏的蟬唱來，聽着聽着，不禁怦然心動——

年年聽蟬唱，從小就聽蟬唱，但慣常於耳的均是江南園林、小巷古木的蟬唱，細聲碎語，淺歌低吟，有些聲勢的，那也不過是小家兒女的聒噪，絕沒有像香山蟬唱那般，波推浪湧山鳴谷響。這固然因着山深林密的緣故，但北京自古帝王之都，莫非蟬兒也沾染了些王霸之氣？

蟬是弱者，吸風飲露，棲息林間，「小黠大癡螳捕蟬」，蟬是黃雀、螳螂和蟬這一生物鏈的末環，可見其弱小無援。小兒於竹竿頂端塗些麵筋，循聲一黏，蟬也乖乖作了俘虜，悲鳴半天終於死去。我想北京的蟬也不會威武雄壯到哪裡的，倘有王霸之氣，那就可憐而可悲了。

香山的蟬唱確切地形容倒如鏗鏘渾厚的京腔，聲聲都是捲了舌的，生、旦、淨、末、醜行當俱全，分明是一台聲情並茂的大戲。相比較，江南的蟬唱只能是吳儂軟語，是昆曲、評彈抑或灘簧了。

找到了這個契合點我大為自得，在那境界裡品賞不已，真個是陶然忘機。

人有時是需要求覓點這種自得其樂、陶然忘機的境界的。大千世界，景物無窮，誰都沒有能耐一一親歷，以我的體驗，不妨來點「阿Q精神」，擬物狀景不求真切，只要切合心神，自造境界，帶幾分模糊反而韻致獨具，人也就會處處滿足，事事自得。在香山看不到紅葉我就看綠葉，於綠葉中聽蟬唱，從蟬唱中品京腔，且管它事過境遷，一切空濛，至少在那一段時間裡我得到了莫大的精神享受。這興許是從敝同鄉沈三白先生處承襲而來的癡情。沈先生「留蚊於素帳中，徐徐噴以煙，使其沖煙飛鳴，作青雲白鶴觀，果然鶴唳雲端，怡然稱快。」我猜想，沈先生懷着這樣空前絕後的雅興，即使讓蚊子叮得渾身疙瘩纍纍也決不會遺憾的。

把令人最為討厭的蚊子當作仙鶴觀賞，沈先生在古往今來的文人中獨步第一，這是一種生活的藝術，進而也是一種人生的態度，我還遠遠沒有「修煉」到家，遇到不順心的事兒或看到戳眼的事兒每每語多抱怨、語多牢騷，缺少一種達觀和寬容，試看古今中外的大家，誰不是一個生活的藝術家？

「蟬噪林愈靜」，香山在一片蟬噪中確顯得分外寧靜，我的心在由蟬唱引出的紛紜思緒的蕩滌下也得到了一次淨化，是不是可以這樣說，那次在香山聽蟬，我實實在在聽到了一個字——禪？

■沉醉在蟬唱的交響樂中。 網上圖片

古今講台

想到龍

■吳羊璧

說到麒麟，想到龍。

人們沒有見到麒麟，也沒有見到活動着的龍。龍大概也只是存在於人們的想象之中。

不過，人們普遍相信宇宙間有龍存在。我也樂於相信有龍，有龍，不失為一件有趣的事，讓人們增加許多有趣的話題。

自然環境中有水龍捲，水龍捲看上去就好像龍，一條巨龍飛上天。

香港常常見到水龍捲，去年七月底，香港后海灣就出現過三條水龍捲，報上有照片，拍得很清楚，有一張照片是一個畫面上同時攝進了兩條水龍捲。當時目擊者說，水龍捲維持了十分鐘才消失。看照片，我也覺得像一條龍在飛上天，飛進雲裡去。

看着這些照片，叫我相信世間有龍，我也樂意。世間有龍，可以增加許多談資。一定要說沒有龍，倒是減少了好些趣味。

我們知道，人間並沒有龍。不過另一方面，人們又愛談龍，談得有聲有色。

我的外祖母就愛談龍，她見過龍，說起龍非常認真，就因為她見過龍。當然，她見過的就是水龍捲，但是你沒有法子說服她所見的是一根水柱而已，說服不了她。

在外祖母的心中，那是一條活龍，在飛上天。她還強調說她看得非常清楚，那條龍還有麟片，她見到麟片閃閃發光。我想，外祖母的心中可能存在着許多想象，使她覺得她確是看到了清清楚楚的一條活龍。見到龍的麟片閃閃發光，那是可以解釋的，飛上天的水柱，在斜光的照耀下可能就真的閃着光。麟片都看清楚了，還能不是龍嗎？

我們的家鄉傍海，外祖母是有許多機會見到這樣的真龍上天的。

我當然不相信那是龍，但對外祖母我不說不信，反正她不會接受，就讓她心頭有一條活龍有甚麼不好呢？

生活就是這樣才添加樂趣。

我們其實也是這樣，即使不相信龍，也愛談龍。十二生肖中就有龍（明年就是龍年了），十二生肖的各種動物，都是在生活中常見的，與人們的生活關係十分密切，這裡面只有龍是超然的，我們生活中並沒有見到龍，但是又好似處處有龍。在風風雨雨的時候我們見到龍上天；在每年的端午節我們賽龍舟。說起龍，覺得龍隨時在我們的身邊。

地球在古老的時候，曾經是巨大的恐龍統領世界，那一切早已成為過去了。不過有的恐龍埋在土中成為化石。使我們仍然可能在地裡面掘出一副副巨大的恐龍化石，在中國的正式史書中也有過記載。《明史．列傳一九五》記：「三十二年，……齊河縣……建大清橋，濬河得龍骨一，重千斤。又突出石沙一脈，長數丈，類有神相。」這麼巨大的化石骨頭，應該就是古代恐龍的遺骸吧。見過的人，怎能不相信世間有龍。不過又相信龍是「能小能巨，能幽能明，能短能長」（《爾雅．釋魚》），這樣來解釋我們為甚麼又不能隨時見到龍。

不過，龍的一切，現在只存於人們的口傳與想象之中了。

來鴻

南國田野的冬天

■彭　霞

冬天，給人的印象總是一派蕭條之景。枯黃的小草、光禿的樹枝、乾涸的池塘，枯敗亂傘般垂下的荷葉，在風中颯颯飄搖。溯風冷雨如網，在黑土地細密交織；狗鑽進草堆，蜷縮成一團，懶得叫喚；茫然四顧，方圓幾百米，空無一人，似乎，整個宇宙都在沉睡。

而南國田野的冬，卻較別處不同。陽光溫暖如春，田野一片生機盎然的綠。一壟壟排列整齊的油菜苗、小麥苗、蠶豆苗，競賽似的拔節生長，泛着綠油的光。就連田梗上，也滿滿實實地鋪了一地的綠，如遲暮仍不肯枯黃老去的雜草，新芽破土而出的勃發，於是，老的、嫩的相雜其間，在擠擠滿滿中，綠得甚是熱鬧。倘若，不是通向田野鄉間公路上的柏楊樹如黃蝶般飄灑的落葉告訴我，我還真以為，這就是春天了。這時，南國的冬是熱烈的。

清晨的田野裡，有薄薄的霧，如輕紗般籠罩着。太陽還沒完全出來，只是透出一輪誘人的紅懸掛天邊，在朦朧的霧山裡，如羞怯的女子，含笑低眉頷首，履履而行。這時，南國的冬是溫柔的，它如多情的女子，向你召喚未來。

空氣中飄浮着凜冽的寒意，我深吸一口氣，裹緊了風衣，踏上了那些將田野分成眾多格子間的田梗，以享受冬日田野的寧靜與清新。

每株小草都掛着幾滴露珠，安靜地迎接我的到來。縱管我極其小心翼翼，仍是有露珠滴落下來，打濕了我棉鞋。穿着厚厚的布棉鞋，還是讓人感覺有股冰涼的寒意，由下而上，瀰漫全身。這時，南國的冬是冷酷的。

我穿行過長長的田埂，回到家中時，冷得渾身直哆嗦，不得不換了棉鞋，加了件厚羽絨服。

臨近中午，當陽光穿過薄霧，暖暖地照射到我身上。我想，其實，南國田野的冬仍是冷的，它從來不曾因為自己有春的色彩與溫情，就失去嚴寒的個性與本真。

詩情畫意

巷憶

■宋樹桐

在記憶的深處
開一扇小窗
窗口，就對着那條小巷
過客匆匆
誰都不說甚麼
只是在走過的足跡上
印滿了春夏秋冬
可詩人不動
為了守候愛情
寧肯把孤獨的自己
再瘦成風景

人文世相

愛更像是一次冒險

■陳威伶

因為工作的關係，需要寫一篇珠寶推薦的文章。想都不用想，珠寶話題是女人、愛情的第一鏈接條。所以歸根結底，要寫一些有關愛情的文字。讓我來揣摩愛情，還真是有相當不小的難度。這應該也是一個星期也沒完成一篇小文章的原因吧。雖然不想考慮這個問題，但還是會不自主地捲入到對這個問題的思考裡。

周末在家接了兩個好友的電話，前後大概花了一兩個鐘頭。因為沒有時間和小外甥一起學習，害得他難得高漲的學習熱情一路狂跌。但結束電話後自己生出了好多的感慨，關於愛情，以及關於愛情中的給予。

阿潘總說辛格的《傻瓜吉姆佩爾》這本書多好之類的話，所以我把它放在床邊想一探究竟。這裡的一篇小說我印象特別深刻，剛好可做這個問題思考的引子。這一篇短篇叫《文稿》，是一個圍繞文稿展開的愛情探索故事。這個故事中的男主人公是一個沉迷書稿，不諳時事的猶太作家，在二戰背景下的猶太身份昭示着血腥和死亡，他和女主人公費盡萬難逃到俄羅斯。一路上女主人公目睹了男主人公在逃生中丟失文稿的痛苦，所以她很堅決地要再回德國，幫男主人公拿回丟失於家的文稿。經歷了飢餓、貞潔和死亡的重重阻攔，她終於拿回文稿平安回到了俄羅斯。但迎接她的，除了男主人公，還有另外一個女人。女主人公當着他們的面，燒毀了文稿。事後多年，在和「我」重提此事時，她告訴「我」，在愛情裡不要給予對方任何東西。因為一旦你把最重要的給他了，你就不能夠再給他甚麼了。

我更願意把這篇小說當成是辛格對愛情問題的探索，而不僅僅是一個愛情故事。因為故事意味着過去，意味着定論，探索則是開放式的，指向未來的。所以，我想替辛格發問：愛情中的給予能期待回報嗎？

施恩不為報，是遠離愛情的一種給予與回報的話語詮釋。而我們之所以常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，卻是因為我們，對於這樣的給予之後的回報，還仍有期待，所以我們需要時時用語言警示自己。因此，毫無疑問，我們對愛情中的給予是期待回報的。並且，這種期待是熱烈的。給予的越多，希望回報的也越多。一旦這種平衡的奢望被打破，愛情便開始懷疑和動搖。古代裡太多的癡心女和負心郎的故事，即是他們對這份給予和回報的思考缺少尊重。一個海量地付出癡情，一個則無良地踐踏真心。付出的施受者渴望之後的回報，而受者根本懶得理會這份付出，所以他就成了負心人。所以，事實上在這類愛情故事中，文本給讀者預設了一個真愛的歸類準則，即付出得到了回報，這就是愛情。反之，則出現了負心人。

愛情中的付出與回報，讓愛情看起來竟像是一場冒險。所以你需要有回報落空的勇氣去承擔。付出不奢望回報，的確是真愛，但不是對每一次身邊的付出都值得冒險。值得我們冒險的，一生中只會有那麼一個人。